



# 南阳汉画像与生态民俗

刘克 著



学苑出版社



# 南阳汉画像与生态民俗

王春生



王春生著

# 南阳汉画像与生态民俗

刘 克 著

尊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阳汉画像与生态民俗/刘克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077 - 3090 - 6

I. 南… II. 刘… III. ①画像石—研究—南阳市—两汉时代  
②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南阳市 IV. K879. 424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856 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 3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定    价:** 42. 00 元

## 自序 汉画像的生态美

美轮美奂的汉画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汉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对汉画像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力量的巨大和神奇使古代先民对自然一直怀着尊敬和欣赏的思想感情。这种情感既是汉画像走进自然，实现人的自然化的思想基础，也是汉画像孕育生态美的重要动力。汉画像的发掘出土，能够帮助我们厘清以前研究中的许多模糊认识，对于在学术视野中考察生态美学的哲学内涵、构建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 一、汉画像生态美的实质：人的自然化的审美表现

毋庸置疑，汉画像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内容，这些内容由于在性质、作用以及表现形式上所体现出来的比例、均衡、对称、节奏、韵律等形式美的总规律跟人们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渴求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和应和，因此，从审美对象的角度来看，汉画像的生态内容便具有了美的特质。在我看来，汉画像生态美对于形式因素的理解、吸纳和利用，是以葬先荫后，亦即是否有利于墓主及其家族的幸福生存为前提的，不仅祝愿死者在阴间永享幸福，而且慎终追远，让生者借此进行心灵的自我洗练。故而在形式上，它所吸纳的日月星辰、飞禽走兽等自然之美，无论是单体化的融入，还是系统化的构建，常常有意识地将谶纬之学、阴阳五行、风水地气、河图洛书等社会美的内容融合进它的逻辑结构，从而使汉画像生态美的

内涵中既具有自然美的善的因素,又具有社会美的真的成分<sup>①</sup>。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直接含融在汉画像生态美的具体形式之中。

汉画像中的自然,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草木虫鱼,都是跟人关系密切且同时有助于人快乐生存的“为人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受社会实践双向对象化特点所决定,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和人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逐渐融入自然,变成了“自然”的人。即在将客观世界的“自在之物”实施人化而转化为“为我之物”的同时,从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人也在不断实现着自然化,具有了强烈的返本归元精神。当这种精神外化为各种感性形式时,汉画像的生态美便应运而生。

汉画像生态美是在自然的人化基础上产生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天、地、阴、阳、水、火、木、金、土,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毕数也。”<sup>②</sup>人与其他生命一道构成着自然界的博大和完整。自然离不开人类,人类更离不开自然。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尽管人类在自然精华的哺育下拥有了智慧的头脑,获得了改造自然的能力,能够依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自然实施相应的改造,使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但是,由于人跟自然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本原性血肉联系,因而在人化自然的同时,其情感深处也在激荡着皈依亲近自然的浪潮。汉代是一个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很大的提高,人们已认识到牛去势后其躯体的能量将会得到最大的发挥。1982年4月在南阳方城城关东汉初期画像石墓中出土了

---

<sup>①</sup> 刘克:《汉画像的审美文化意义》,《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sup>②</sup>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8页。

一幅椎牛图,图中戴尖顶帽的阉者左手抓牛睾丸,右手以利刃相割。相同内容还见于滕州汉代石祠堂画像。牛经过人的这种人化改造,性情变得温驯而便于役使,因而以往一直沿用的2牛3人的耦耕方式在东汉初年便普遍被2牛1人的耕作方式所取代,改造自然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山西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墓、江苏双沟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都是2牛1人耕作方式的画像。犬为六畜之一,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犬已被驯化成人类的忠实伴侣。它不仅能助人看家护院,而且能帮人狩猎。在长期的驯养过程中,犬的原始野性已被温驯机警和善解人意所遮蔽。《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中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sup>①</sup>犬变成了人的宠物。犬为人所用的汉画像较多。南阳县英庄和南阳市王庄汉墓出土的田犬,为主人卖力地跟猎物鏖战,可视为替人狩猎的犬类翘楚;南阳市邓县长冢店和南阳市白滩汉墓出土的守犬,暴跳狂吠,可看作帮人看家护院的犬中模范。这些画像都形象地表现了牲畜人化后的具体情状。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对于自然的改造也是建立在人是自然之子的基础之上的,面对这种物质对象变成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自然向人的需要生成,古人并没有陶醉于自然的人化,更无意强化这种人化,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广泛联系中,时时不忘返本归元,于精神家园的深层召唤着人的“自然化”本性。人首兽身图像是汉画像中的荦荦大者,题材繁富,立象精妙,不仅神性偶像多与飞禽走兽和水生物错综拼接,使整个神祇世界变得光怪陆离,而且人也从自己所在的类中淡出,心满意足地走向与狞厉动物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古人对内心深处那种回归意识的独特展现,是在人们善的目的的基础上

<sup>①</sup> 范晔:《后汉书》卷一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57页。

对自然之真的着意强调。除此之外，在南阳市桑园东汉画像石墓，还出土了头戴三山冠的虎身人面兽画像石。<sup>①</sup> 在南阳市唐河县针织厂汉画像石墓中也出土了多个人首兽身共处一幅画像的画像石。<sup>②</sup> 在南阳市郊及其周边各县的汉画像石墓中还出现了“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并奋力驱鬼的方相士。这种奇肆瑰丽的人兽同体画像，表达了一种有意泯灭人类天地间独立存在的观念。对这种与自然相依相融情感的审美表现构成了汉画像生态美的精髓。视死如生观念是汉代人修造画像石墓的思想基础，他们往往将活着时渴望实现的或享用过的事物雕刻于墓室之内以慰死者和生者。建立在自然人化基础上的汉画像之于人的自然化强调，使人成为了既游离于自然之外能对自然进行改造的一个物种，同时又是一个通过将自然中一切物种的规律性内化而与自然和谐相亲、共生共在的物种。当人能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角色并将这两种角色有机地结合起来去改造自然的时候，不仅他自己能够领略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快感，而且在他所改造的对象世界中，因为蕴涵了人的自然化因素，所以便有了生态美的新质。时刻顾念与自然的相融相亲，可有效防止过度开发自然的悲剧发生。

虽然人类作为万物灵长，但是，从根本上说人与世界万有皆为自然化育，都是自然之子，所以，他不能因此而从精神上抛却对于自然的皈依和依赖。在生态哲学看来，人类更不能自恃具有认识、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力而一味地对自然进行无休止的掠取和改造。

---

<sup>①</sup> 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文物》2003年第4期。

<sup>②</sup> 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

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共在共生、亲近和谐关系的重视，是汉画像形象地表现的基础。汉画像表达了一种与历史记载完全一致的美学语汇。这种设计，体现的不仅是一种生态环链思想，更是一种生态美中的人的自然化思想。对它们进行审美表现，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美。

在汉代，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尽管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们生活的条件尽管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是，不能因此而骄奢淫逸，更不能因此而养尊处优，缺乏自信。要有效承接早期先民骨子里那种原始的勇毅忍强、凶悍泼辣精神，自愿地、勇敢地寻找一切机会最大限度地释放自身的潜能以创造人间奇迹。人们不能够仅仅使用先进的工具以咄咄逼人之势创造开发出美不胜收的“人化的自然”，人自身也不能满足于从被自然支配和控制的状态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人们生命中理应保存有一定的原始野性，勇于进行各种勇的较量和力的角逐。否则的话，对于人类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从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来说，此时更应该用那些原始朴野的本真化自然来对这一人性之痛进行匡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代民间自觉主动地重新回到了昔日原生态的自然，汉画中出现了很多以徒手搏兽为题材的画像。这类不假利器而战胜凶蛮野兽的画像在各地广泛存在的事实，表现了汉代人在“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面前对于人类自然生命所喷射的那种原生态气息的珍视与欣赏。这种不耗一刀一枪、不费一材一物的行为虽然充满血腥味，极其残忍，但是它有一股雄健的气势和审美感染力量，是人类旺盛生命力的自然展呈。无论社会文明发展到怎样的高度，理性得到怎样的加强，作为大自然之子，时刻不应淡忘骨子里的“自然化”，崇尚、眷恋原始自然并保持不使其丧失。从本质上讲，这是对人类生存之根的培养和加固，是对人的生命力的深入体

验和领悟。这既是人与万物一气相通、一体相融、平等相处、和谐共存和规避毁灭性灾难打击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进行地位自我保持,克服理性困扰,拓展生命极限和获得人生欢乐的基本准则。“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汉画像以审美的眼光对人的这种天机自动、蓬勃茂盛之本真自然所作的审视,气势浩瀚,韵味深美,具有无穷的神性魅力。它既合乎自然的内在规律性,又与人们葬先荫后的善的价值追求相一致,构成了汉画像生态美的本质内涵。

## 二、情感本体:汉画像生态美生成的基础

人的社会化和人化虽然是一条汹涌澎湃、长流不息的巨川,无人能阻断或改变它那固有的运作程式和积储逻辑;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中也虽然有种种非自然的暗潮在蠢蠢涌动,但是,在中国文化固有生态关怀和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其文化心理结构中那种根源于自然存在的情感本体总是会在关键的时候默默地“运气”、“发功”,推动着已经成为主体性存在的人重新回到自然,并把回归自然当作摆脱理性约束和纠正社会化、人化对人异化的温馨港湾。汉画像生态美的存在,就得益于这一情感本体的厚赐,是情感本体的“功”发“象”现。

汉画像石自然生态意蕴的繁盛与武帝之后社会文化转型有着密切关系。在汉代外儒内道的文化背景上,热爱并回归自然,追求纯朴自然、高远旷达境界,不仅与主流文化的政治宣喻和价值追求没有抵牾,而且也满足了世人急于挣脱政教束缚、重新回到自然之中的心理渴望。这种情感本体的确立,为孕育人的自然化和汉画像的生态美提供了动力和基础。于是,倾情于自然,呼唤人的自然

化,便成为汉画像生态美的重要主题。

自然万物在汉画像中所高奏的这些优美乐章,是古人基于情感本体对自然所表达的爱悦同情和亲近向往之情,是人对自然所作的审美表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的作用下,走向自然,把自然界的山水草木作为审美对象便成为汉画像的一条根本的创作原则。车骑出行和丘山狩猎是汉画像的重要内容,形式多、场面大,在汉画像墓中相当普遍。面对汉画像中的车骑出行和丘山狩猎内容,论者多持死者生前生活反映说。毫无疑问,这种论述显然未曾触及汉画像审美的深层意蕴。艺术的作用是凭借情感来感染欣赏者,艺术虽然包含有认识的成分,但不能因此而将它的作用归结为认识。驰骋的原野和寄意的山林,既是情感的天地,也是灵魂的乐园,一年四季不论哪个季节,它在人的心目中都能引起不同的美感。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曰:“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萧萧;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sup>①</sup>沈灏《画尘》亦曰:“山于春如庆,于夏如竞,于秋如病,于冬如定。”<sup>②</sup>自然之景因节令不同会在人心深处勾起不同的情感共鸣。虽然自然美和生态美在实际形态上很难作出明晰的区分,但是从理论形态上看,生态美要高于自然美。在我看来,出行田猎类汉画像给人所带来的固然有自然美,但更重要的还是生态美。在汉代科技手段相对于今天极其低下的情况下,雕刻画像石尤其是雕刻诸如车骑出行和丘山田猎之类场面宏大的画像石,是相当费力费时的。古人之所以不计靡费地大量刻制此类画像石,重要原因就

<sup>①</sup> 郭熙:《林泉高致》,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812—75/上页。

<sup>②</sup> 沈灏:《画尘》卷二五,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3 页。

在于此类画像内容蕴涵着丰富的人性内容,比纯粹的自然美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因此古人更乐意把它当作安顿心灵的家园。出行田猎是自然与自由合一的境界。汉代人的这种审美观念既与汉代特殊的权利—语言—知识系统有关,也与当时崇尚老庄、回归自然的社会风潮有关。亲和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运,不仅能给希冀挣脱现实困扰的人以精神方面的根据,而且也能得到日渐与国家意识形态趋于一致的主流文化的认同。车骑出行和丘山田猎是人们出于孝心为亲人开设的一个自我玩味、自我安慰,类似于道家审美境界中的“虚空”的空间。世俗之中名缰利锁的步步进逼,难以高蹈远引,生活越来越不自然,灵魂经常处于痛苦和不安之中,有出行和田猎这些表现林泉之志、烟霞之侣的画像在侧,使亲人“不下堂筵而坐穷泉壑”,以美启真,从而达到纠正社会之于人的异化和安魂宁魄的目的。有汉一朝,南阳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使这里出土的车骑出行、丘山田猎画像石比全国任何地区都多。在情感的作用下,汉画像成了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道德艺术,不仅具有理论的深刻性,而且还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这是对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生活环境所作的“诗意裁判”。这种“裁判”中交融了人们的情感评价态度和认识。

如果说与自然的亲近以及自然对于人性之真的启沃和濡染使人类对自然产生了一种怜惜欣赏之情,那么,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在行施生存权利时也要铭记权利的限度,不能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平衡。特别是当自然的人化达到一定的程度,人的身心伤痕累累的时候,人类更不应该淡忘自身之于自然应有的亲情和敬畏,了解自然在不同季节的不同特性,发现并创造自然的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美。把怜惜与敬重当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基调,与自然同乐,实现真正的天人和谐。精神世界和宇宙天地之间保

持一种协调融通的关系,无论对人类还是对自然都大有裨益。汉画像立足于精神跟自然的感应、交流基础对人的自然化所作的这种审美展呈和建构,从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美的形态来说,就是实际意义上的生态美。

### 三、汉画像对生态美研究的价值

汉画像的价值除却本书论述的民俗价值外,还具有很高的生态美研究价值。

生态美是美学中的一羽俊鸟,她的啁啾呢喃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生态美的研究目前还仅停留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辨上,因此除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之外,关涉该学科自身深层问题的研究,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哲学基础等都尚未有过科学有效的阐释。刊刻生态内容的汉画像的大量出土,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和研析上述问题将会带来一定启发。

首先,为生态美研究提供研究对象。生态美是研究生态之美的学说。由于过去仅把自然界的生态现象当成生态美的研究对象,这样就给人以生态美寄生于生态学或跟生态学争夺研究对象的印象。同时从生态美的内在学理上看,也不宜以生态学的角度来阐释和界定生态美。汉画像所呈现出来的多重蕴涵,特别是汉画像所体达的整体观、系统观与和谐观,将生态美的研究对象坐实为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平衡关系。这样一来,不仅使我们当下的生态美研究穿越了狭隘的自然环境的局限,研究视域豁然开阔,而且使我们从学科性质上很容易就是否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自身的精神世界之间平衡和谐来对何种生态美、何种生态不美作出准确判断。和谐的意思是融洽和友好,不是通常

所理解的和平。汉画像生态美告诉我们,和谐并不仅指种群之间没有冲突。由于从人的自然化立场界定生态环境时纳入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精神文化生态环境诸因素,因此,汉画像所彰显的整体思维方式,是一种突出人的自然性,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间审美关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对生命本源和生命本真存在的真诚呵护构成了汉画像生态美的基调。世界万有共同的生命本原使它们不仅具有密切的联系性和较多的同一性,而且使它们连接成环,即庄子所说的“天均”、“天倪”。在生物环链中,“人类任凭万物自然兴起而不人为地对其最初的生长进行改造,生化万物而不占有,帮助万物生长有所作为而不因此无限制地对万物施为,对万物的生长取得成功而不因此自居为万物的中心,正因为不自居为中心,人类应有的发展和地位反而可以保存而不失去”。<sup>①</sup> 在世界万有所构成的生物环链中,人类要认识到自己跟世界万有的相同性,在生物链的某一环上和万物彼此相依相扶,不游离于这个环链之外。但是,仅有这点还远远不够,因为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他物者,还在于人与世界万有相比存在着相异性。理性和意识是构成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显著特征,他有欲望且能控制欲望,具有追求精神超越的天性。也正是这些成分的羼入,使人能够判断出自己和万物的行为是否会对生态环链的良好循环构成威胁,从而自行修正或实施必要的干预。在汉画像中,古人不仅通过丰富的想象在努力构画着自己美好的生活,而且还凭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自觉对自然行施着维护的功能。人以自己的自然之力去调整生态,并把和谐当作追求的最高目的,这既是生态美的

---

<sup>①</sup> 曾繁仁:《老庄道家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新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

根本内容，也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质和存在方式。

其次，为探求生态美的规律提供智慧方法。当代英美美学界以分析哲学方法界定艺术概念的学术实践和国内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激烈论争，不仅未能找到美学研究的出路，反而使美学研究陷入了无以自拔的学理困境。再加之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所裹挟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心灵扭曲和精神空虚，人们在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在实现差异与统一、秩序与自由的完美结合方面和在化解、躲避因现实与理想背离而导致的心理疾患及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方面等，都向素以向人类提供诗意栖居为指归的美学提出了殷切的期待。在现实需要面前，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美感形式入手，研究人对于生态环境的审美观照，试图按照生态世界观为人类营造出和谐吉祥、诗意盎然、符合美的至上追求的生存空间。而另有一些学者则从生态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特质上受到启发，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态美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以生态学、美学交叉之后所孳乳的新理论来解救当前美学之倒悬。这都是很有价值的理论建树。但也应看到，他们在可贵探索中对于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重新审视和对于人类中心文义的否定，尽管为美学研究走出学理困境的阴影找到了理论支点，也尽管为人们重新缔造诗意家园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它本质上还没有彻底摆脱二元论的制约。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二元论的世界观中，既不能实现灵魂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越，也难以真正实现诗意的栖居。汉画像所彰显的世界观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古人把人的自然化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他们眼里，不仅自然的人化及其过程是一种美，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的前提下怀着对自然的钦敬和欣赏而不断亲近、回归自然，实现心物交融、物我两忘更是一种美。选择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作为生态美学

研究的切入点,由于有着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作基础,因此从这个角度进行生态美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实践美学在阐释生态美时所流露的粗疏,而且可以避免生态学方法解决生态美学中具体问题时的软弱和无力。汉画像从人的自然化和万物源本一体的大道浑一视角对生命存在境界所作的深长思考,对于到底该以怎样的方法去研析生态美学而言,能够带来很多切实可行的帮助。

最后,为生态美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生态美研究究竟该有什么样的哲学基础不仅是生态美研究成为生态美“学”的充要条件,同时也是当今学界灵魂鹜趋并竞相“说话”的前沿热土。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尽管众说纷纭,却都没有抵达与这一厚重的学术研究相匹配的那个深处,要么停留于古代哲学层面,把传统哲学中的生态智慧当成是生态美学哲学思想的终极境域;要么是西方观念与形式层面的杂糅,将外国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人类学等哲学思想当作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虽然这种哲学基础的确立表征了思维方式的转向,是人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进步表现,但由于不是对于世界的独到理解,因此,这些挪用或嫁接的生态美哲学思想势必造成当前生态美学研究的先天性弱点。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上的生态美学因有反人类的嫌疑,导致它所描绘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无法在生活中实现。这是因为,以对象性思考为特点的理性具有超越意志的力量,在以理性为准则的社会中,人类不可能放弃理性,“对于理性的放弃就是对于生活本身的弃绝”,<sup>①</sup>人作为世间唯一具有审美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的动物,面对自然破败和生态危机,他们只会从自身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接

---

<sup>①</sup>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版,第55页。

受生态中心主义中的合理成分,绝不会轻易放弃人类在地球上的中心地位而向万物齐一无别的生态中心转移,更不会接受绝对的自我生命与天然生机的交融为一。虽然“天人互相影响,互相决定”,但毕竟“由人决定天的意义更重。”<sup>①</sup>人是自然的灵长这一点不可能改变。生态中心主义论之所以遭人诟病和厚诬,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汉画像的哲学思想将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它虽不以人为目的,但正视人的权利及其存在理由。因此,它强调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的自然性,以自然性为纽带让人跟世界万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在讲求人伦安定有序和世界各方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形成各种力量的均衡,以利于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自然人化的同时不忘人的自然性的回归与保护,用对大自然和人的自然之性的精心呵护来纠正发达的理性给人类所带来的异化。在为自身的基础上强调生态和强调对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二元对立中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路向在汉画像的语境中因为违背古人的生态精神,因而是根本不存在的。呼唤人类在异化的世界里及时拣拾失落的人性,重新回到赖以生存的自然之根。这种独立完整的思想观念,形成了汉画像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汉画像告诉我们,除自然的人化之外,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同样是美的重要表现形态,欣赏敬畏自然的思想是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这样,从人的自然化视角切入生态美学研究,不仅能够顺利解决生态中心主义跟人的基本生存之间的矛盾,而且生态美学也真正成了关乎人类本质价值的学说,其“美”的形态也由此而能够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汉画像的生态美价值是在人的自然化的基础上,强调

<sup>①</sup>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41页。